

前言:

醴茶铁路,1973年开通运营,是一条连接醴陵市至茶陵县的国铁III级铁路。醴茶铁路作为贯通株洲市南北的重要交通通道,是株洲革命老区的“连心路”,是连接湘东红色景区的“红色路”,也是湘赣边区的“致富路”。2015年7月1日,由于醴茶铁路建设年代久、速度慢、运输线路不畅等原因,南昌铁路局随即停止长沙至茶陵的2367/8次旅客列车运营。2020年6月30日,醴茶铁路恢复客运运营举行仪式在株洲火车站举行,首趟列车K9036在株洲站始发。正式开行长沙——炎陵K9033/6、炎陵——长沙K9035/4次列车(停靠长沙站、株洲站、醴陵站、攸县站、茶陵南站、炎陵站)这段铁路,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……

策划:万宁 执行:罗小玲

梦想的始发站

江剑阁

我家住在醴茶线边上,曾经火车经过频繁。特别是到了春夏季,铁路上的客运车有所增加,每每看到绿皮车经过我家门前,尤其是晚上,绿皮车那一方格一方格明亮的车窗从眼前闪过,总能把我的思绪带到茶陵火车站,那是我梦想的始发站。

家乡不少被誉为有出息的年轻人,都是沿着门前的铁路前行,从茶陵站登上列车,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梦想。我与醴茶铁路的缘分,始于父辈,我的父亲是参与修建湘东铁路(1974年,更名为醴茶铁路)的民工,他同我讲过很多修铁路的故事。父亲说,那时没有多少机械,搞人海战术,全靠十多万民工手推肩挑,把一条一百二十多公里的铁路修成了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孩子,门前那两条纤细而笔直的铁轨,把我的目光牵向远方。

年龄稍微大些,同学和邻居的伙伴,或上大学,或当兵,或打工,纷纷走出了山村,追逐自己的梦想。我为一个伙伴送行时,第一次来到茶陵火车站。当时的茶陵站并不大,与我的想象相差很远,连一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,更没有广场,但妨碍我把它当成梦想始发站。

那时送行是要送上列车的,因为行李笨重,帆布袋、木箱,甚至是蛇皮袋装着,必须肩扛手提,不像如今带轮子的旅行箱牵着走,比遛狗还轻松。我买了站台票,帮伙伴扛着行李进站,从列车窗口把行李塞进去。天色尚晚,列车才开始启动,我总算近距离看到,车窗从我眼前一方格一方格推过,也许是站台上的灯光太亮,没有一方格一方格闪亮的效果,只有惜别的脸庞和挥动的手臂。与伙伴挥手告别的那一刻,我暗自发誓: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,让这里也成为我梦想的始发站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。1983年冬天,我还没走出当年落榜的阴影,有点破罐子破摔,每天吃完睡完睡完。晚上,听到火车“轰隆隆”碾过,我是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闪亮的方格子带我到远方。

那几年,西南战事频繁,昆明军区到家乡征兵,我不顾家人的阻止,毅然报名参军,终于实现了从茶陵火车站走向远方的愿望。

1984年,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,下午区里为我们送行,用箩筐挑着鞭炮从区政府到火车站一路鸣放。烟花在云中绽放,鞭炮在地上炸响,锣鼓在瑟瑟寒风中惊天动地,胸前佩戴大红花的新兵们站着,身边是依依道别的父老乡亲。我同我的新战友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“补充兵”,我们奔赴的部队就在衡阳东江,也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“补训团”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快速训练后,替替前方倒下的战士,我们踏着家乡送行的鼓点前进,就是踩着中越边境的炮声奔赴前线,人人都有一种赴后继的使命感。经过高高的站台时,我趁机停留了一会,很是矫情地眺望着远方,想再看一眼家乡的山水,仿佛这样就能看到湘江边上的千年铁桥,江里的片片白帆,听到江上的阵阵渔歌……

因为是新兵专列,车上并没有传闻的拥挤,人人都有座位。我卸下背包,放下军用帆布包。这是我回头坐火车,不由想起父亲修筑湘东铁路的故事。我和几个同乡入伍的新战友,恰好坐在头节车厢,感受特别强烈。刚上车不久,列车便启动了,机车发动的轰鸣声,车厢挂钩碰撞的“叮当”声,车轮碾压铁轨的“哐当”声,交织在一起,奏响了我奔向远方的序曲。这一刻,我才意识到,我梦想的始发站——茶陵站这一别将意味着什么!

我想打开车窗,再看一眼我梦想起航的火车站,歪着身子用劲推了几下,都没提起笨重的玻璃窗,还是在战友的帮助下才打开。顿时,寒风席卷着雪花灌了进来,我打了一个冷战,不顾一切把头伸出窗外,看着写着“茶陵”的站牌在风雪中徐徐后退,透过送行人的人墙,透过弥漫的烟雾,我隐约看到远处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母亲被父亲搀扶着站在外围,零乱的白发被阵阵寒风掀起。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诗: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站牌,在我的泪眼中渐渐模糊……

醴茶铁路运输一度中断,如今恢复了,从我家窗前经过的那一方格一方格闪亮的车窗,仍然像一个流动的取景框,不断翻拍着我梦想的始发站的底片,让昔日的茶陵火车站在我的记忆中更加清晰、难忘……

绿皮火车哐当哐当

释然

1994年,20岁那年,我谈了人生中第一场恋爱,株洲教育学院成了我心中朝圣的地方。男孩子是那里的一名大学生,温文尔雅,没见面前,写了很多封信。第一次见面是在暑假,他邀请我和他的一帮同学去他家玩。我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里姑娘,20岁前还没出过湖南省,除了长沙和湘潭,连株洲市的四县都没去过。他们一大帮子大学生带着我去株洲火车站坐火车,我跟在一群让我仰慕不已的天之骄子后面穿街走巷,兴奋得心里“扑通扑通”直跳。要知道,那可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呀!

目的地攸县,男朋友的家乡——石羊塘。大家飞快地过天桥,挤人流,来到火车站前坪,抬头仰望“株洲火车站”五个大字和正前方的大钟,排着长到火车站前坪的队,往前一步一步慢慢挪。我像个小媳妇一样,紧紧地跟着,生怕被人冲散。挪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才买到票。然后去候车室等,椅子上早已坐满了人,过道里也全是包裹,我们只能站在人堆的过道里等。准备进站了,闸机刚一打开,所有人一阵风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前狂奔,我懵了那么一秒,被旁边的男朋友一扯,也跟着不要命地跑起来。到了火车那,那还上得去,门口挤的,车窗爬的,你呼我吼。几个年轻大学生熟门熟路“哧溜”一下就窗口爬了进去,我没经验,又害怕,迟迟疑疑地,还不好意思。男朋友在窗口对我伸出手,那个年代,男女授受不亲,我哪敢去拉。还没回过神来,手就被扯了过去,更丢脸的是,后面的屁股也被人一推,我就这样像一块塞子一样被强行从车窗塞了进去。

在火车上,惊魂未定的我,正为第一次牵手居然没有体验到心动的感觉而懊恼时,才发现脚上的一只鞋子不见了。男朋友和一帮子同学又忙着从窗口挤下车又挤上车,找了好一阵才在另一节车厢处找到鞋子,狼狈极了。火车开动才知道,车厢里人才是好事,即使摇摇晃晃,咣当咣当,因为人挤人的关系,也不会摔跤,比汽车稳妥多了。还有那些燥热和汗馊,都会随着火车的开动而减弱。我的眼睛还盯着那些坐在座位上优哉游哉的乘客,那么惬意,不管身上聚满了站着的乘客的眼光。他们有的在喝水,有的在吃水果,有的在打牌,打牌的最热闹,“叽里呱啦”根本听不懂。火车比想象中慢多了,一路“哐当哐当”,站点就像公共汽车站一样多,我知道了醴陵有白兔潭、泗汾这样有趣的地名。乘客到站下了一大批,刚以为可以喘口气,马上又上来更大一批,更多的人更多的行李。攸县有皇图岭、网岭,我记不清是在哪一站下的火车,感觉下车后,车厢就空了,当时还想着,回去应该有座位。回来的时候,虽然不是爬上去的,但仍然挤在一个厕所旁边的过道里,一直到株洲火车站下车也没坐到座位。下车后的人们还是一路紧赶慢赶,我不明白,又不起时间,又不抢座位,下车了为何还要这样?心中虽有疑虑,但脚下还是跟着大部队一起跑。相比那些坐着绿皮车一路风景一路歌的旅客,我第一次坐火车经历就是奔跑和拥挤。

后来,我多次从株洲乘坐火车去茶陵办事,沿途才算欣赏了醴陵、攸县、茶陵等地的风景;开放的夹竹桃,一望无际的农田,黑咕隆咚的隧道,大片的茶场……



那段坐火车免费的日子

张和平

今年7月4日上午,我去娄底市参加一项活动,株洲火车站二楼候车时,听到广播在通知,K9036次已经开始验票,请去攸县、炎陵的旅客排队等候。我才知道,停开了一些年的醴茶线客车,又开始运行了。打开尘封的岁月,仿佛又回到了我使用铁路免费先后在株洲至醴陵、攸县两个车站通勤的时光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通勤于株洲至醴陵,绿皮火车是老式蒸汽机车牵引,过了20年后,我再通勤于株洲至攸县,已经是内燃机车牵引了。脑海里掠过风格大同小异的几个车站的建筑,月台上统一的两根白色立柱子上的一块白框黑底字的车站铭牌,五里墩、阳石、醴陵、攸县。

1976年,由市局统一安排,我在醴陵县人民医院实习半年。工厂给我开了一张出差的蓝色免票,这是由中层领导级别的医院院长批准,就可以开具的株洲站至湖南省内任何一个车站的往返车票。实习两周后,局长与院长他们来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,就向厂医院院长建议,我可以回市里休星期天。几天后,我回到工厂,那张蓝色往返株洲醴陵各一次的免票就失效了。经过院长申请,主管生活的副厂长再确认,我得到了一张浅绿色的长沙铁路局内的半年临时定期免票。当年在车站、火车上,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,我的深蓝色铁路职工工作证与免票,可以省略一些排队与验票、剪票手续,总是令人艳羡不已。

1997年,我与两位同事成为攸县鸭塘塘黄双桥重建扶贫驻村队员,工厂给我们每人签发了一张红色的广州局各站全年定期免票。当年,去攸县的长途汽车一般都要开3个多小时,价格也比火车高,当年还没有电话,更没有便捷

的手机联系,为快捷与准时,准时往返两地工作汇报与联系,这绿皮火车我们还是经常乘坐的。车上经常挤满了出行的人们,特别是节假日,坐着的,站着的塞满了整个车厢,我们三个来来往往几次后,成为列车员、列车长的熟人,车上不需要出示免票验票,大家都是一笑而过。

我们是铁道部属工厂,财务制度规定到有火车站的地方出差时,汽车、轮船等其他的工作方式费用不允许报销。那些年,因为工作需要,还有一种票面上是全国三个铁路局范围,更有全国铁路各站的铁路定期免票,都是由铁道部定额分配到部属各单位。其实,铁路免票的远程使用,作为铁路职工是特别不方便的,全路各个车站都有为数不多的免票卧铺票额的限制,每次出门,因为订不到卧铺,会有几天几晚的座位、站票劳累,也就常常有为了签卧铺位,通宵达旦在车站专门设置的窗口排队,也经常可以遇到用现金买票有卧铺,免票定签卧铺、签座位就都不行的现象,这都是每一位铁路职工对免票爱恨分明之处。铁路工厂划归国资委后,就没有了铁路免票。

这次娄底往返,我也是乘坐的K字头绿皮火车。12306订票软件,在手机上查询并付款,几分钟就搞定了车次与座位。上车后,通过手机还随时可以查看到本车的座位与卧铺的余票,看到本车运行与到站的状态。现在乘坐绿皮火车,也给人以休闲、度假般的轻松舒适感,使人惬意。心里正在想着,那趟醴茶线上K9036,与时俱进应该也是电力机车牵引了。炙热的夏日,绿皮火车缓缓驶进株洲火车站,从凉爽的车厢出来,正在改建的车站月台边,见人们戴着红色的红色头盔,统一的工装正在忙碌,夕阳斜照,一切如在画中。

逃票记

黄金云

1980年,我到醴陵二中读高中时,有时一个人,有时和同学一起,沿着醴茶铁路走到学校去。看着冒着白烟,呼啸而过的绿皮客车,我就想,什么时候我也能坐上火车,能免受这三个多小时的跋涉之苦,然后舒舒服服地从火车上下来,轻轻松松地走到不到两里路远的学校。

我们寄宿生一般在星期天下午赶到学校。有次,机会来了,我的铁哥们郭一聪告诉我,今天不用走路去学校,他弄了两张车票,不要我出钱,我只管坐车就是。

长这么大,我还没出过醴陵,这也是第一次坐火车。郭一聪把票给了我,我们从源门铺车站上车。当时上车的人比较多,在拥挤中,检票员匆匆地瞟了一眼我们的车票,没像检查其他人的票一样,把票撕开一个口子,就让我们上去了。我俩随便找了空位坐下来,火车开动后,我把车窗打开,好奇地看着窗外,葱郁的树木,简朴的房屋,金黄的稻谷,戏水的黄牛,像电影里的镜头,在我面前播放着。我睁大眼睛,贪婪地想把这一切尽收眼底,感到新奇和满足。我从心底里感谢郭一聪。

郭一聪与我这样铁,是因为我俩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我们都来自大山,家里困难。为了避免晚饭后饿的饥肠,家境好一点的同学,都从家里带来了用猪油炒的面粉,睡前用开水冲一杯吃。我家买不起面粉,只好用大米磨成米粉炒熟,没有油,只能放一点糖精在里面。不过,这也能抵得住睡前饥饿的袭击。郭一聪比我家里还困难,连这样的米粉也没有。每个星期,我从家里带了米粉来校后,晚上,我总是与他平分,他不好意思,不肯再吃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正是能吃的年龄,他说不吃,其实是多么想吃!漫漫长夜,我有过饥饿的体验,我知道那种滋味。在我的坚持下,他也没有拒绝了。对此,我非常感激我。他学习成绩比我好,告诉我,如何记忆英语单词,如何用趣味记忆法记历史。他还说:“苟富贵,无相忘。”

这一次坐火车,就是他对我的报答。从源门铺站到学校附近的泗汾站,每人要六角钱车费,我们在学校每餐两角钱,这可是一天的伙食费!我不肯。他说:“你别说,反正不要你出钱,也不要我出钱。”

我正陶醉,正感激,警察过来查票了。警察看到我俩的票时,迟疑了一下,然后说:“跟我过来一下!”我们走到警务室,警察一脸严肃,目光犀利,知道我们是学生后,说:“怎么不把心思放到学习上,却想这些歪主意搞假票?”

我一脸无辜和惊讶,嘴里没说,心里一连串的问号和惊叹号。

“谁出的馊主意?” “我”,郭一聪脱口而出。

瞬间,我觉得,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,接着,我说:“我。”

我一直羡慕警察,将来也想当警察。在我的印象里,警察一直是威严、正义的代名词。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警察,今天做了亏心事,虽然讲义气,把话说了出口,但是声音有些发抖。

这点雕虫小技,当然逃不过警察的眼睛。郭一聪像竹筒倒豆子一样,全部承认了。

在此之前,郭一聪听同学说,如果运气好,到车站可以捡到没有撕破的车票。如果上面的日期不是很清晰,可以用日期印章再盖上去,以假乱真。有的同学用这个方法试过,还蒙混过关了。有天放学后,郭一聪到泗汾火车站真的捡到了两张源门铺到泗汾站的两张车票,之后,他到新华书店用四角钱买了活动的橡胶印章和蓝色的印泥,准备多次逃票。

警察看我们的认错态度好,又是学生,只是要我们补了票,没有罚款。到了泗汾车站,把我们交到车站派出所,通知学校来领人。来接我们是班主任,他最清楚我们的情况,郭一聪一般在班上排名前10名,我是前20名,我俩平时也没有什么劣迹。班主任当时只说了一句话,“先学做人,再学知识”。这句话从此影响了我们一生。

多年过去,那次逃票的情形还历历在目,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和懵懂,好在警察和老师关键时刻,引导我们走出了迷途。

醴茶铁路,一条铁路一段情



投稿邮箱: zzfkw@163.com

